

無

文

印

五

五文印

十七天其終
書別

六^五

全六集

五

無文印卷第十七

書劄

松園黃殿院

此因四明士女陳景夫欲入先生長者之室求書介
紹嘗具幅紙以遂其高山景行之私陳館於人去留
不能自用所發書未必果達省冕徒弟惟康寓吳隱
陳行十日前曾以書付惟康令繳呈必已達矣玉立
臺端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憚明道入臺不出一
語而去其意在此殿院告后千內昌言于庭既足以
療民生之大患釋國家之大憂慰天下士大夫之切
望矣然支撐天地維持世道莫急於得士誠得其人



為國可以肅朝廷為監司可以澤一路為太守可以
惠一郡為縣令可以安一邑得人之效其實如此前
後書所以懇懇言之者以此若只今日逐一狐狸明
日去一鵲鴉未見大有補於天下國家也龔孝穎自
金陵來留數日而去相與言飲食起居之狀思慮云
為之閒清若焦勞無一餉之樂殿院心之所存不待
季穎言其自知之然病者在床倚病者憂之固深然
不察脉之所自來審方之可用雖憂無益也相望千
里不勝拳拳

樽寮張奇丞

自故胡嘉歸後只留庵所菊蕊歸愛葉才旬餘葉

訪共載而歸老母倚旁深村窮巷去城市稍遠無
便可申平安狀然奉之依戀心不在書之有無也十
月末南康陳守以剛先帖來初意不欲行或謂房山
去家近於番陽健僕疾走令發明到庭闈之內易通
時難如許既未能遠出鄉寺又無可以安脚之地不
若且勉為一未遲留至閏月二十一日方領率適當
興國焚蕩之時身虎狼之側寢食俱廢蓋南康去
興國才三兩程母子相望極切作惡令壽昌已破見
團黃州風向盛北人恐不可久留江南黃在江北眷
度自此北歸然大江已渡縱橫抄掠如游無人之境
王師孰視不敢發一矢破已有輕我之心棗紅時節

十七

必大舉南向江浙之人決不可負枕而臥矣某病眩
已如許平生所學只辦死事所腦塗地此不足憂但
遠有奇巫近有老母此其所甚憂者欲任趨座右則
不忍舍母欲只留江西則於寺巫不能相忘何方可
化身午儂哉八月後急歸治行李入浙欲先訪初謹
於婺女為留一月乃扣函丈未及東櫬而邊聲孔棘
聞先之未出於極不得已也初堂必已還越山深無
邸報未之知也適空上人告別過育王急作此紙申
候起居春初當專价申狀所啟言於寺巫者浩如海
尚須續布

南康陳守

其昨迫於省親具狀謁告蒙賜台翰既許其暫歸又
屬其早回仁之至義之盡有如此者到家已旬餘母
子兄弟固乘一笑於大亂之後若秦人相見桃花源
中者愛使君寬假之賜極不淺也假期已迫啟治歸
舟老母相視若有不豫色然縣丞兄在旁從容言曰
任山之日長見母之日短更小為十日留還山結夏
於寺無相妨者賢太守寬恕仁厚出於天性亦豈必
汝期限哉其言犁然有當於人心者故敢小留輒持
其所以見告者申聞稔史初十必登舟十二三必可
庭參矣伏帟不勝危懼

瘦入骨草木無華滋雖膏之以度雲英露而苦澁
寒瘠之氣終不能去舌端有口必能品試

於立僉判

此一再侍坐精神閒整念慮冲澹已得之動容周旋
間伏饋賜帖益信身朝市而心山林也山中魚鼓久
瘠爛煮白石而不能度永日令府判即而供之清則
清矣第不能療飢耳東坡持筮石詭倡以為僧供府
判因其所有而供之豈非謂我固有之邪一笑

何知縣

昨辱屈臨陪侍才彩頌而經濟才具已得於動容周
旋之間明日訪虛舟府判相與誦才美謂六年鄂渚

歷試諸難職俸事舉無不稱之任考其所言驗昔所見極為邑民喜也建邑甚非民俗甚悍弱之內強之貪雖升平之世尚間見層出而況大亂之後任手其上者有操縱濫關之道易暴為仁特轉移煙吸聞耳喜宴者或足以激變畏事者或足以起侮判縣行手二者之間必有其道矣邑民不死於兵則死於疫疠石田荒蕪不耕者太半二稅既不能免蠲必減放分數明裡後事定有施行下車之初且緩催科之令寬之一分民受一分之賜矣山中小莊辱在治下強僕悍佃亂來亦有反噬之意去寺二三百里為之菲主者力不足以駕御非懸家主盟幾無以自立不耕之縣

田固不可刈其租矣已耕已種者亦遷延不納莊屬大邑而苗輸府倉七月初催督之吏日夕在門令已納三之二租出於田若不追索租何自而出乎已戒莊僧狀其尤者一二申聞懲一人而千萬人勸此亦開闢翁張之端也某病眩二十餘年見筆硯輒意敗知事出：請書致懇迫不得已僭具此帛

余子才

前冬馬首束上極欲哦教語致善頌善禱之意既而思之一科於子才分上直券內物何以頌禱為心古學古文章議論又古既不肯詭過曲從以求合令時有司之尺度下第也直唐之文士以科舉奮身名俱

敬者凡幾何人而劉黃以不第名揚天下後世春風
走馬一日看花與黃相去不知隔幾塵哉此其所以
為子才喜也某浮游東湖之上隱約西山之阿漫浪
房山之下時行時止有教存焉鄙人無意於其間也
留番易春年間雖不一再相見而志跡未嘗不相聞
一舸來歸彼此遂不交一評限之者湖波三百里也
歲晚到湖先山深雪寒紙窗竹屋間擁鼻危坐眼挂
屋壁極有佳思欲持語子才而筆端無口東向不勝
懷人之私

澹翁王至籀簿

昔者大寇壓境忽焉相見低回草房間相依為命三

一七

二

生之緣非偶然者江澄燈輝靜山林市朝所向各不
同而心之相向房山雖高不能限南北也堅守山巖於劇
虜不到之地強毅堅勁有如山不動之力是豈白面
書生所能及執我仇、直位乎其上者不能自已
也叔元兄歸自九江留三日乃行燈前夜語相與絕
嘆高致又甚惜令兄府教厭人間之太速也某不到
東林三十年今主人者蓋浙中舊識聞春小出或可
與北麓尋僧鹿溪亦一快事

恕齋吳提刑

昨辱枉顧侍坐雖不久而得於教誨亦已甚至三聖
言外之旨斷之以二千八字探賾索隱幾無餘蘊破

九師十翼無乃費詞已甚欤夜寒擁鼻令侍僧反復
誦而聽之優柔宛轉深入心肺充然所得蓋甚於耳
提面命時也雪愈冷坐軍將打門妙墨新詩羅列几
案鶴鴝和鳴春意滿室不復知天地間有寒色矣遣
貺孩甚登嘉感激幸蘇州念山中之客作詩是使公
慰其風雨之夕數百年來無此清事願其何足以稱
之東復草惡伏惟台照

雲壑吳通判

比扣寓邸適落車馬既出之後亟其來歸不及候見
甚作惡也山寒歲晚雪老冰枯癡坐附火一脚不敢
出戶今早四山霧合頃之陰雲解駁晴色滿窓與冰
雪相激射戶庭几案清甚他日而清詩忽來寔之几
案冰雪不教清矣謝家兄弟能冷者吳運惠連而已
山谷稱少游昆季亦不過二三人而昆令季雅乃萃
于一門文章種性有如此者素之何不教一二日出
城面誦所以銘藏之意

山泉吳提舉

豐
去春專价至義曹恰遲兩月而朝天車馬已次廬山
之下前辱賜書謂方上丐免之章而三節在道終不
容自己昔者侍生時細視熟察精神念慮多在歌行
風賦間語及仕宦若將洗焉何物功名乃逼人如此
白傳幅巾藜杖從容草堂誦詩讀書燒丹煮藥真若

無意於人間矣。毋成竈破而忠州刺史除書遍至世
間。出世間二法不可兼得。提舉風味人品。視白傳無
異。故出處亦大畧相似。然白傳於蠻素尚未能忘情。
提舉意地偷然於此。又過白傳一籌也。某忘意經理
廢寺第一歲之力。甫竟八九。怒翁小泊豫章。其候迎
南浦相語甚款。雲壑屬京漕山。雲參制府長翁少翁
麾節相望。二季宦游率不遠數百里。功名之盛。萃于
一門。耳目所及。殆不可屈。第二指也。怒翁在章。責某
既不能為其一行。扁舟煩流而東。往來兩臺之下。臨
別之語。極丁寧也。春初東舟入手。當敬造臺治之下。

山癯鍾知縣

四年前過開先適在行李東歸之後。流風善教備得
於邦人士女之口。辨嚴義正。壁間題字。凜然與存
爭清絕。依標致是未為不相見矣。嘗記過九江夜宿
羅漢主人者。出近書不腆之人。乃蒙甫及於毫楮之
末。某愚且慙見而厭之者多矣。判縣乃記憶於未相
見之時。是特未見其可厭者耳。某行年五十有二。根
道力學。早以眩廢反觀。內省空無所有。而或者謂之
有涉世適俗實無所能。而或者謂之能挽之盈寸。推
輒盈尺。行藏出處付之推者。挽者。其實頑然無意於
其間也。判縣故家人物。某雖未識。而自覺風味頗
同。相知若甚。深者心苟同矣。雖古人在千載之上。猶

見肺肝而况色跡之相聞乎瓜期何日倘或入城某
將候迎於郊闕之外

梅邊汪司法

二十四日或言有專介過上饒嘗具幅紙申白事當
已徹几格視象方新交相私覲亦孔勞矣然家居未
嘗不應酬移家為官未見其為勞也台春冒熱舟行
計皆安健相去數百里乍別不勝懷人疇昔陶山之
下小坐行明月一天林影在地天地至清之氣耳散
日應接不暇主人有丰度和我不塵埃是至而見之
自有谿山未嘗無明月之夜未嘗無行人而人
与月多判然不交涉者是豈与凡子道哉功名逼人

此事未易入手矣一笑適有便過鵝湖再具此紙

張司法

發下謬藁示諭甚悉百尺竿頭進步此論至矣然須
先養其在我者根本苟正枝葉無患手不盛誠辨知
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亂知其所
窮有諸中取諸外不可掩也令之為文者不知出此
規焉馳逐紙上死語屋下架屋也周宜獨携魚言
子共升崑崙巔退之已超出文字語言之外進乎是
則百尺竿頭在跨下矣何時重來極論此事

許上甫

昔者送客湖亭得可入於立談之頃眉目衣裾皆江

海英氣託物寄興音節殊毫蓋詩人之豪者因記之
交余子才疇昔夜話曾相與言高致及是乃得之子
才不可見得見所與游斯可矣別去逾年遠賜手書
議論高遠出凡子數十裡地詩軸疾讀得未曾有蓋
氣為根本字為枝葉非拘焉弄紙上死語者曠破
與君談太極君眠未起我行忙眼中亦豈有徐程吸
哉世變風移士氣日趨於下所謂詩家尤看不上眼
不能先立乎其大者百金謁書肆閉門而讀之得其
緒餘土苴則出而誣人曰此晉魏也此江西也此荆
元天室也此西崑玉臺也傷人難落倚人門戶步趨
傲傲如顏朱相似引而置諸康莊之衢信意放步則

十七

乙

一脚不敢動故其辭悲嘶而無韻淺陋而無節亂雜
而無章方且濃墨楷書昏暮扣人之門戶以求題品
幸而得之則大書深刻誇示凡子謂此為某題此為
某跋此為某序昂而視之所謂題與跋序實三之二
而詩不能一焉蓋其內空無所有託於人以為重尚
可與言詩哉上甫視之當不直牛馬走也得書已兼
旬馳書者去不復來念厚意不可久不報目以今之
所謂詩人者為上甫言之何時來訪極論事此

初堂韓椽閱

正月末曾奉書致拜朝之賀無老母訃至友續端何
息冒盛風疾雨而歸不暇以別告携箱書中必道所

以然入館已許時放失舊削編摩大典當已成書誅
姦諛於既往發潛德之幽光筆端銳且嚴毫髮當不
貸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不行於今而行於後世斯可
謂不負所學矣老笑翁塔銘亦曾入思慮手洪筆麗
藻已藏於金匱石室矣以其銳且嚴者施之於名山
大澤使林僧逸民皆得而見焉前輩以文章鳴後世
者皆然也秋氣清甚庭戶几硯皆清氣文思忽來當
有不可過者不待其屬矣謬藁久留几案寸短尺長
當不逃具眼痛加筆削俾知所趨向甚有望於膚寸
之澤也老母未葬東征未定然以意料遲不出年歲
間虛寢寤窓羨疾可念然時其醫藥賴有檢閱在身十

里作書莫忘曾次

饒安撫

昔者使節易鎮其時在西山南浦間不得與九州士
民同致境上交爭之意然德星焜芒臨吳朕楚光燄
万丈四方萬里有目皆見山澤舊民亦豈在照臨之
外哉簡靜而民肅平易而民親以昔之所以惠江左
者推而行之浙右吳松如練洞庭諸峯草木津三皆
生意凡今之以斧鉞為威以銀鍊為嚴以推剝為健
民之視之不啻童若鬼神之臨上是果何益於治道哉
南陽帝鄉挾江附海千巖競秀万壑爭流異時袂輿
清淑皆鍾於王氣山瘦而寒水縮而枯民生其間所

扶

得者清而已。明公開大幕府，行快活條貫，以表東之諸侯，呼吸急矣。春行千里，瘦者可腹，縮者可舒。越人何其幸也。某嘗語客一節，西來歲月能幾，由楚而吳，由吳而越，地方數千里，皆被天下之善政，可以為斯民賀矣。然東征未歸，未敢為明公賀也。某去正稟遠，小留舊山，斬焉無還之意。蓋留已久，失庇又新。如東之何而不去，石泉使君既累檄之，蛟峯憲使又從而促之，遲留歲晚，遂多此一出，憑藉餘庇，居之甚安。某人便中，僭附此帑，仰惟台察。

東潤湯尚書

不瞻望道德，屈指十有五年，倪焉涉世，面目心膈皆

十一

上

塵土。當時道義名勝士，一脚不敢印其門。尚書口眼空一世，手持漫刺，不納諸謁，人勢也。比致軒倉使出，示台翰筆端，有口乃齒，及鄙人見山堂新刻，又蒙報賜尚書實德，足以契上心，實學足以淑士心，實德足以厭服天下之心，勤而天老，靜而泥蟠，明如青天，皎如白日，得聖人之時，某何足以知之。賓客來訪，相與言尚書辭榮，造貴深，根寧極，將求吾所大欲，獨立介，俯視萬有，如之何其可及也。然蕙草罷去，梅香入室，未。灵府高，籀束，字于一笑，其少也，曾不知此道三十年前知之，而未能好之，三十年後好之，而未能樂之。競業之大懼，死生之際，失其所謂我，然無所競。

求於世無所望於人舉天地万物一毫不足以動其
心此則自知甚審然持此以出生處死則未敢自信
去年病臂庸醫見誤死瀕八九大變在前不亟不亂
前之未敢自信者或庶幾其可自是而往不敢一日
不用其力矣安得從尚書游夷猶從容倚闌放鶴請
教所以用其力者西望不昧歛向

山癯鐘知府

某昔者一再辱臨湖上從容率竟日外而天下國家
內而德性問學雜談深論無所不致其極某之所得
亦已甚矣畧雜揚入脩門脩名獵之如雲斯外如日
斯起某喜語客曰正人登庸矣直氣庶幾可伸世道

庶幾可望善類庶幾可倚矣二月初嘗奏記誦所以
然已緘未發而中峯郭使君以雲居招隱之檄來啟
遣入京行李恐俗疑營者劄由是所啟言者不獲微
左右之聽留准失女留京失子所得誠不足把說自
常情觀之固有不能為懷者然而國之於家君臣之
於父之劑量固有等差援一麾而去某未敢為判府
賀也傳聞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天下事幾若脫屣人
間者然天寒歲晚吁民望賢又母之來甚於飢渴果
肯為其愴然而起乎某眩已甚病乘之未有入山之
期待坐聽教未有日不勝奉

中峯郭知府

此承使輶棠上小次番城遂得瞻望楊休山立於前
後積二十年久焉未滿之心至是厭足於一旦何其
幸且棠哉用藩已許久教條寬大如雲收雨霽故月
行空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爬搔極摩興起人心甚
而山巔水涯一木一石扶持封植一日必用其力雲
居名剎石以某愚不肖特願台翰申之公檄峯而與
之其病甚不能為敬不自勉仰副副判府作新教處
盛心第五七年未回家間暇廟堂清明雖窮山小剎
皆出於堂除省差雲居薦福亦或不免令勉導使命
冒昧領事脫或妄一男子手持幅帟自東而來某將
置身何地某出入叢林三十年新之無他技推拜受

進退不敢苟而已矣冒然而往油然而逝亦非判府
所以更張之本意也今之為任山人者取舍多出於
郡侯私心之好惡其人品其參學其履踐其出處悉
置而不問所以列剎相望多看不上眼隆老雖少年
而標致差不俗任山七八年未見顯過求可誦僧於
庠山之南如隆者未多得使命既頒必已引去判府
不以某言為謬急走伍伯呼之使來眼高識明可台
當得於眉睫援之公帖使之再任乃見為法擇人之
意任山不必問久近非其人去之當不俟終日得其
人甚又庸何傷某挈妻薦福柳已生時諸公貴人不
以其父而厭棄之也庠老不由介紹而辱特達之知

不敢自外造化。故乞指揮知事。差二僕一輜。備行或各一人。到即戒道。蓋庠老不可徒行也。某行年五十有七。四肢百骸。皆受病之地。非晚則醫。房山首當納謁。作階之下。

在軒揚京教

昔者行李未出。番時曠日。彌旬。雖不瞻望。未覺相別之久。東入脩門。曾日月幾何。而離憂紛乘已。若歲月甚久者。何為其然也。清才雅望。不置之石。深東觀亦盍在道。山蓬萊。間分教天子之泮。士論未厭。豈天下第一學校。聚天下第一人物。鎮之者。非天下第一名流。不可為。由是而翔天朝。由是而升臺閣。諸公哀。

十七

十四

皆然也。令弟提舉。厭棄盛也。於功名獵。方起之時。極為世道惜。謝君直。歸自長沙。與言其惜。與其同。凡為世道憂者。皆然。又豈止某與君直而已哉。某四月。初。右臂微痛。至八月。不愈。誤服史生草。藥死而後活。年去。眩甚。便死。已遲。甚惜。此藥。焚決之不勇也。某白別後。意緒極無賴。不切語言。亦有不得已而發者。謾錄數篇。求指教。到京後。詩文必多。亦可已。以賜教。手文。欲具幅紙。致不相忘之意。坐病至今。相與甚厚。必恕。阜緩。

天錫吳知縣

去年冬間。受命于朝。為番大夫。番之士民。憔悴於虐。

政聞豈弟父母之來室家庭香以待其獨未以為然
一老在洪傍無密倚未信其來也癡坐山中水攻其
外孤悶幽憂半語不控人間事客有告者曰令君來
矣候吏已回迓吏且行矣某聞而喜曰一老庶幾康
健矣何以許令君來也區區之喜在彼而不在此是
豈易與凡子道哉得百里而君之極民於水火救民
於溝壑奉祖之道寧有大於此區區所以為判縣喜
者又在此而不在彼也東湖去城僅隔一洲舟以西
來當於我手館已掃棹竹下以待前驂驅橫撞大鐘候
迎折下行矣有日何喜如之

何僉判

十七

十五

此者一世人品肯為番來從容親炙其為父且教者
疇昔之夜青燈相向縱橫三千字又得優游饜餽餘
味宛轉齒牙胸臆如如稻麻穀粟無一語不切當時
之大病天下之大計而探賾索隱發明聖經言外之
意有老師宿儒議論所不到者有本者如是夫近時
場屋之文章而不實如柳花舞女其葩華艷麗非不
易入眼也而於用手何有學而不通於用雖文亦妄
以為此其所以於延英大對奉服膺而弗忘也留
衣為別此意古甚某非其人何以稱之遊象山登觀
湖諸老講學之盛也想炯然自川朱陸之論和而不
同求歸於是而已而二家學者遂挾為爭端相視如

秦越如水火可笑也能不惜一臂之力為破其藩籬
乎其數年前嘗賦絕句寄魏湖山長曰牛頭向北馬
頭南未學紛之轉不堪放得自家天地闊方知朱佳
是月冬因筆謾求印可還治果何日脩途跋涉天寒
歲晚可以休息神觀矣

高田許監丞

疇昔之夜按劍來訪放言高論眼無凡子山鬼百怪
奔走辟易謂自有此山未未有此客也日暮疎亭之
別井、兩年世改蒼黃變化無定委房山高自若耳
其比舟泊星灣既不見那候遂不敢納謁如負大欠
雖然雪溪之舟任造安道則風味斬矣謝君澤出近

詩及別帖語甚奇峭所自出者異乎人也月夕後鏡
賜書慰藉勞問之意甚至何以得之聞令嗣用可文
思浩、如川之方憎文章印遂有所付有子如地斯
可言万事足矣某番中之緣未盡尚此少留暇與病
迫逐而不散生老病死符到奉行無可為監丞道

無文印卷第十八

書劄

蛟峯方運使

昔者使輶西上，某與邦人士奔走攀違，陶山之下，夕陽荒草滿地，皆離思而冬暖於春，霽色蒲道，黃髮儲二老，面有孺子色，安車夷猶，精神閒暇，真上界天人，下閩人世，邦人嘖嘖，聚觀謂時明使若朝天而異東易節而西者，固多見之矣。使星壽星光輝相激射，如此盛事，未之見也。此日台假何如？侍郎存於心者，實學修於身者，實行及於物者，實政令修處之數月之間，民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不朞而成，不施而孚，不嚴而治，於此可以論知行矣。令而後益修，色色之於化民末也。某憑藉餘庇，領衆粗安，但不堪衰疾之，蕙陵二月初過房山，求麻嚴子，禮逾月乃還，甫畢聖節，便是結夏，名為任山人，勢不容他出，瞻望道德於前後秋，以為期未期間，不勝戀慕，敬向之至。

又

此憲兵回，伏蒙頒示台汗及誨義，仰仰侍郎不棄弊帚之盛心，亟令侍僧讀而聽之，至提起截斷處，雅興禪宗合蓋，禪之為學，亦不過克己求放心而已。其着力用工處，未嘗不同也。侍郎肆口而說，皆從本領上流出，非真積力久，能如是乎。近時講肆多融會先儒

舊說綴緝成章屋下架屋看不上服無它其所自出
者有欠也侍郎開物成務之學諱之也明行之也篤
指示學者直截勁正由基之射無不中之的是豈得
於紙上也哉天地間有此好藪有此鉗鎚有志聖賢
之學者何其幸也其少也聞之諸老先生佛氏之學
清淨寂滅而已槁木死灰而已未見其用也及受其
教讀其書其言有曰一物不為熾然作用也又曰治生
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是本末體用未嘗不兼該
也所謂清淨寂滅槁木死灰者豈非誠言乎及後賜
教優游饜飲欣然有會心處自是而往知所用力矣
許賜四字辱賜頒下刻之座右為袖子朝夕游觀

十八

二

之叻則侍郎之賜溥矣

恕齋吳制置

不曠望道德遂八九年光華麾節照映天壤間功名
獵、極一時之盛其眩且病自分槁死江南澤中不
復以寒瘠姓名上徹記史區、亦曰侍郎出藩入從
相與謀王新國必極天下之士野焉山林之人而欲
旅進旅退於其間非狂則愚由是一跡不即作階之
下然平時受知諸公貴人千里對面其所自挾者胸
中道誼而已侍郎不棄弊帚稱之於當軸誦之於諸
公奉之於僧之有位者咄、不絕口不責其跡豈不
毫亮其胸中所存者乎此者恭丞前大幕府建小朝廷

平分天子半面旌旗外護長江千里天塹真儒之用
無敵於天下內而中國外而四夷所以望於侍臣者
極不淺也領客新亭峯兩北望青山一髮眇然悲予
卒魏公未了之伐功績雍公不世之偉績侍臣必有
以答中國四夷之望者矣其何足以知之三年前致
薦福事借榻西山下侍即旌麾出關舳舻銜尾橫大
江而下某急呼扁舟趁逐於樵江之上而拂天旌佩
已畧昌邑而下吳山矣未幾山泉計使錄示老濯夜
集詩且言朝天在即某嘗和韻致拳拳不想忘之意
其言有曰雲屯萬騎西風急月浸三邊夜柝清詩到
義豐侍即已東上不知山泉萬金中嘗為繳呈否雲

十六

三

屯萬騎月浸三邊豈非驗在今日乎番去金陵千餘
里然扁舟順流而下亦自不難東遊興發安知不忽
焉孟進榮戟茅蓋縣之下

古崖江知府

前年冬客長安曾修館人之敬語溫氣和春風滿座
不知窮冬之有極寒崖古而高去天尺五泰山巖
之氣象見而益替瞻之仰之足以興起衰懦一介行
李不漫遊西湖矣伯仲名高鎮壓一世柝櫓去同野
直隔一湖起敬數十年始遂既見三千里外却逢君
益信詩人之言果能道人意中事遵海而南奉詔而
東光華麾節照映東南天方薦瘖水旱連數十州和

風甘雨乃独泛溢於提封千里之內。穰種連雲滿地。昏秋色可以觀政。學可以論心。法益信天人相去直不能以寸望。脩門而東。歸鍾伯氏之舊轍。天下之士相期甚遠。相望甚切也。江心巧東堂。知首座。涵養蘊藉。有過人處。而去就極不苟。日長吏退。謂之進興之語。亦官居清。奉東坡官游。相從多名僧。議論笑皆足以傳後世。非若今世直以院子相周全也。任院亦何足道哉。苟非其人。直貽山林之愧耳。寺丞試與二僧游。而後知尹公之定取交必端矣。千里奉記。因而及茲。不自知其僭。

省身雷侍郎

十八

癸卯秋自臨汝省晦靜翁于時江適侍郎亦為翁來陪侍信宿翁令不可見矣。見翁所與遊斯可矣。侍郎至立周行。特某留程山累起。俟鄉大夫之教。而感山僧來自坐上。傳道台意。謂某病眩不良於行。可以不_不出。遂不復_孟晉失此一機。不暇望道德遠二十五年五七年前。矩齋翁每鎮鄉郡。令戶侍公來訪。矩翁破招之。到郡齋相聚。未成行。而矩翁去。戶侍留書語別。且言頃會侍郎於江。約同訪矩翁。因約某同遊西山。而聚散去。未有丈不滿人意者。然情為親矣。雖相望千里。其間不能以寸也。侍郎使節南方。任居南方之半。以詩書禮樂師表南方之諸侯。嶺雲不卷海波。

不極此南方之所創見也。一馬朝天當聖天子邇見
臨雍之特延孔師儒講明治道。侍郎以開物成務之
學啓迪上心。掃除枝葉。搜抉本根。此又天下士所創
見也。銓衡難持。維日已久。守法或失之嚴。博採或失
之泛。自端平至今。凡幾更化矣。其間人才消長。治道
升降。國勢輕重。士論可否。咸有可議者。孰經用權。旁
搜遠取。野無不用之賢。無不盡之用。侍郎必有所
以荅天下之望矣。其盛甚休。去年秋臨川醫僧來番
陽。為言在五年時。嘗得竊聽議論於賓客之後。而槁
悴姓名。嘗媿。挂齒牙餘論。則侍郎所憂者。天下之
事所汲者。天下之才。其何人斯。乃上較台念如此。張

十八

五

魏公用兵西北時。僧僧秀紫芝常。盡幕府雜耕渭上。
寬諸道餉餽。實用秀策。侍郎有魏公事業。秀有
學問。有筆力。有才畧。其視秀三者。咸無焉。何以仰稱
侍郎之記。存哉。切伏惟念。趨承甚早。知遇甚深。不侍
坐二十五年。不文詠二十年。顯晦高下。勢分固懸絕。
而道誼之在人心。初非顯晦高下所能限。某十年江
南柳已生。肘尚未即。論謝尚能。拭目功名之盛。何幸
如之。

叔矣洪制幹

此辱訪既別之教。日嘗納謁。而徒御已過。斜峯又旬
日。每納謁。而車馬已發之後。千里之役。數月之別。落

而不能面致次舍珍重之請殆若有欠焉者風霜歲
晚歷江涉淮行李亦良苦不如是不足以老其氣骨
氣骨不老不足以當華佗視江淮之形勢察南北之
離合審古今治亂興衰之由必有依然會心慨然興
念者歲晚且留治所手柳埽幕府手度必為孫翁留
矣鐘山石城王謝沈宋風流猶有存者公退領客步
半山訪謝公塚吊荆公墓田坐定林庵酌八功德水
摩娑荆公手栽石上松端莊勁直蒼然有歲寒色自
一寸而數尺自數尺而十圍其所養之者必究其說
矣入手日著手心不可只如司馬子長置之於史記
間也一笑

疊山謝架閣

正初還西山一鉤明月遂還東湖舟車未番不得
候迎折下愧負不可言千里來歸倚母安第天下至
樂寧復有過此者閉門讀書求畫賢所以傳觀古今
治亂盛衰之由察南北消長離合之機他日舉而措
之天下為生民立極此第一義也或言架閣胸中所
存浩不可過將決科於六題十二辨之閒某以為
未必然或以為必然比周生未化之則信然矣架閣
言語文章如春風行空過花成花過柳成柳蒲元地
閒皆生機活法矣所謂宏且博者何假科名而行哉
埋輪繫馬求吾之所大欲如弟所云者豈不偉甚以

文字為功名以文字名後世是豈天之所以生祭
之意哉是豈生民所以望祭之意哉蛟峯致軒咸
以為然而不敢以書道所以然其將知心厚甚故
言之察其心不督其過章甚

秋山李教授

春初舟泊房山下蒲眼皆故人不敢獨納謁過字而
不見元城可笑然文氣炯然光燄万丈與山爭長則
未嘗不見也謝君澤湖益謙自山中回出唱和詩極
言從游周旋之樂甚恨不着爛跼蹐之人於其間
可蜀客來出秋怙喜甚忘寐今之言時文者口不挂
理學談理學者不屑意特文殊非絮矩之道府教二

學並行而不悖可以為訓矣某頃遊白鹿洞舍可愛
教者推陳長卿傳震可二人焉震可已收筆硯之效
長卿老矣尚裹甲場屋間長卿篠塢先生孫篠塢嘗
與晦翁講席而受文法於厚齋官清行古以貧遣子
孫長卿受之而老益固其文行則幾於祖矣石田荒
涼不足以飯嗣歲得館於松坡李氏渴其入飯幾不
足也郡庠廩給有餘地府教能授之以庠職推升斗
以足之乎長卿守義甚篤不求多於造物也某與長
卿別三十年矣摩挲白髭鬚相視而笑任川謂才言
乞字使自可蓋其守此戒甚嚴今不得已遂以累長
卿矣府教念之醉傲石詭佳甚益謙所作周頓性然

傲非難能事未敢以為然某病且眩無意綺語時有
不得已而鳴者謹錄一二求印可不得面請所以教
文事之有中峯為地主有秋山為郡博士而不能
往從之游文事又孰有大於此者一笑

又

自頃文評後為病所困日長倦靜弛寫一榻上不復
嗣記三月初歸自豫章無何奇疾又大作閉戶謝客
從事藥裹然亦不究謂應剛孰謂天地間果有淵
人哉擬郡小煩台重賢者常任天下之勞欲碎不可
然發政施仁應律令節亦可以小試所學也五七日
前日將暮病小間倚窗教竹而台翰忽來驚喜過望

詩文賜教尤大過所望燒燈夜坐令侍僧讀而聽之
平易而奇崛文從字順無半語隻字錢人喉舌而詩
書道遠之味藹然可掬夫是之謂天下之至文近時
為古文章者多習怪僻晦澁如煙昏古畫土蝕篆紋
折闕蒙迷幾不可讀謂不如是不古可笑盤庚三篇
告殷之頌民而後世深於學問者或不能解是時去
先王之世不遠義理之澤流注人心民雖頑心未賞
不古也世不古學不言人心又不古而言語文字乃
欲作古可哉東湖近作比累見之孔從善昨自湖邊
來又以一二篇從善携以見教蒼老而姿媚意到理
到雖不為奇峭而有卓然不可及處未易與學語言

殷

嘗

者道也。中峯近過竹邊留數日，極言辯惑，釋誣筆端之鋒甚銳，人情向背見於別後，感不絕口。某謂不如是不足為秋山矣。謝君澤春初入京，未還，君直尋某，唐律必有為閣下誦之者，而所寫致斬書亦以其言為不然，昨得評語過此，且訪厘舟令嗣，舟次柳邊，即入城，某已掃竹，所以待其來而不吾過也。清惠祗領，而非所望，某望日已參告，推冗復來教之，辱有便尚，須陸績奏記。

山南余僉判

前年歲晚行李東向，肯為東湖旬日留，咳唾噫欠皆詩書義理之澤，而功名氣宇又溢乎動容周旋之外。

与昔之所見於墨山伯仲者，猶酥酪醍醐，無二味也。其今年春訪蛟峯者，洪氏女兄，西山下蓋山谷甥，駒又之家，二甥皆吾伊讀書，差可愛，曾書三絕於書室，其末云：曾把黃家文集看，能文極愛玉鴻駒。元符以後，無甥舅，今我丁寧兩鳳雛，元符以後，是豈真無甥舅哉！一笑。一世人品冠冕，幕府怒齋，有此容精神，頓增十倍。據按而與斯民區別是非，橫徑而與諸生講明義理，精麗本末，備具兼舉，可以觀素學，某嘗謂士生天地間，所物成務乃第一義。天之生才，豈真富貴其身而已，僉判心法廣大，與天地同流，必能以聖賢所以存心者自任矣。吳天錫，番禺之政，邑人以為百

年與之其比為質觀音畫像云宇宙內事即已分內
事已分內事即宇宙內事觀其音色救其苦惱是豈
有為而為之哉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區區此言豈直
為天錫而發哉其一別近兩年無一日不念作書遍
周生過臨邑然後過金陵乃能具此紙又未知列在
何日東望不勝快

南屏湯節幹

湖寺五七日之聚出於意料所不及一荆東還此第
一快意事別去方孤惻不自聊而僕以長句來亟令
侍僧歌而聽之優柔舒徐如行雲流水所謂孤惻者
遂釋去明發侍歌而和之既脫藁或謂韻有錯繇而

又以池為堦者以可為目記憶不真無足怪然詩已
成興已過亦不復改古人和詩在意不在韻屬韻而
和蓋後世詩人好奇之過而詩之道亦已淺矣或曰
此論固偉如古人不甘何其應之曰文章在人心不
世同一闕後後五百年安知令人不古哉何文訪洞
翁因筆發一笑

忠齋孟知府

伏聞郵報恭審列疏薦賢曰天錫命掌茂陵之奎畫
鎮澤國之舊民郵音東來番之士旅而言曰孟侯來
矣吾氣其吐手番之民族而言曰孟侯來矣吾城其
完乎下而之卒阜隸微而竈婦乳兒又族而言曰孟
族

俟來矣。吾貧其瘵乎？為之頌詩，為之旌旗，為之熏灼，蠟炬少且壯者，我將拜迎於中途；老且幼者，我將拜迎於道左；病且廢者，我將拜迎於郊闕之外。機動籟鳴，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判府何以得番民之心？若是其深哉！豈非昔者所歆與之聚之所思弗施，爾邪？某屈指旌麾去，番恰十閱月，番民去思之心，如一日，依恻息，德想望丰采，如一日，不幾何，特皆曰：「問鑄此來矣。」又曰：「將漕湖北矣。」又曰：「司臬湖南矣。」民情歸嚮如此，欲堅壁而臥可乎？其令而後知，匹夫匹婦之心，果不易得也。雖然，其所以望判府之起，若是其切者，果何謂也哉！豈非其氣欲吐其城，欲完其質，欲瘵乎脂車秣馬，戒嚴徒御，必思所以滿其所歆者矣。其病且甚昔也，特為判府此來，納足甘棠之下，不過數日，今亦已十閱月矣。仆者已立，虛者已實，蓋區區之出不敢辱叢林，不敢辱自己，且不敢辱知己也。候迎有日，無任欣抃，寒事日盛，所向敬乞為民保重。

疊山謝祭酒

伏聞邱菽切，秉公朝以石渠東觀，借重於天下第一人品。番之人士，知其託契甚厚，譁然相與言曰：「松岡必起。」或曰：「松岡必不起。」某應之曰：「卷舒出處，松岡自有成算，未可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然古翁當國之初，首及守正不阿之士，可以觀公道在朝廷矣。」

進退用舍公道通塞所繫獨往不回恐非所以為世
道計也張于湖為紫微舍人年未三十與汪明遠同
官于湖盛年英氣明遠頽然一老若易與者于湖多
褻慢之未幾明遠為臺諫首及于湖且并及董得後
十年明遠歸政府力薦于湖謂昔者之論正為朝廷
養育其才氣今可用矣秋聲之意豈出此耶居聖人
之代成聖人之典搜抉遺佚放失舊聞諱姦諛發潛
德肆筆而書肆口而說吾志未嘗不行也遠識拔俗
必有以處此某何足以知之此歎以成以所賜手簡
末且言不欲以身累人而松岡盛意不可孤俟某去
番却以書呈致軒某欲館之山中謂舍館已定明日

八

十二

遂行明發某扣其所寓則西舟已辨為某留半日某
言大功名大事業大學問前輩所得於大患難中患
難之末平吾心而隨順之方見學力苟能立我以宰
制万物則凡有天地日月處皆故都舊國天之未喪
斯文朱子豈有不生還哉以成極以為然誦其所為
文沿途所賦詩詞不屈氣不餒可以規其所存也某
自別後病益甚涉春尤甚二月初旬醫房山三月初
方回今所若已去五七而病根未除其極不過死雨
已矣死猶歸也夫何憂病而不死是則可憂也客自
南來多能誦其所寄詩靜觀諸老皆兒女且與忠臣
教子孫語甚詳不知附誰氏某未得之再書見教區

夫

而

區至望

王知縣

比辱臨責於高風落木之時長松片石皆長顏色豈弟直民之意又有溢乎聲音之外者山中又老過從相與誦大夫之賢者咄咄不絕口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於斯見之特望凝之力量使吏姦無可投之隙豈有不可為之色哉寇萊公張忠定他日所以行之於天下者蓋本於已東崇陽也某來房山才半年走吏之號呼於門者更出送入下車以來幾免十七八矣多荷多荷山石亦不免酬應破申屈臨之謝而况不可得高明必蒙矜貸

月崖范教授

春初万節軒緘示歲晚所賜書二三月間僕自城中回嘗拜車馬於西山道中是時切知行李已有西湖之役深居僻處一書洞無恙雖莫能自致然月色一崖清照天地夜涼如水未嘗不炯炯心目間未見吳越之有界限也秋屏僧迺至九月台翰極慰所思某骯髒難合月崖亟稱於諸公慰藉牢落又貽書於千里之外月崖取舍何異乎時人之取舍耶某歸西山下倚母從兄梅花一弄發去家三十有九年他日檢束忽去卒不得為兩月留也七八月間醫之庸者以點目劑來謾試其技眊睩遂甚於昔日長魚豈亦破

娛弄精神於文詞翰墨間而造物乃崇之至此此閱
浙中士交所送詩軸其中有曰天既與才休與疾極
嘆其知言月崖愛念厚甚亦能為我箋天公而詞之
乎介中料院此為矩翁潛使一耒席不及煖而矩翁
去次山運幹緘至留別之書甚措不及一見也怨齋
在章音甚望其來依眼疑人誰不敢出山泉右司文
啟作書眩甚作字甚苦至今莫作能次山書耒謂有京
便倉卒布此挂一涵万

溪表周府判

山中苦茶多產竹下風清露寒得春每脫常歲獻新
多在石雨後令令近雨五六日其長一寸課奴小摘早

一八

十四

耒已獻之絲使令專以兩合置諸左右苦硬之味勝
芳甘之韻寡得於美者然也一笑天

無文印卷第十九

書劄

笑翁和尚

即日季冬謹將恭推尊候万福某八月未煇知卷東
歸座下嘗拜一書比客自東州來者乃云未徹信乎
否耶和尚任山五年中興再造之烈玉几未足為高
矣然土木之興建無窮精力之應酬有限似阿故疾
作楚屨廢寢食豈非思慮營為過度故致此邪罷後
養氣以延壽考永為大法宗盟此天下袖子之望近
聞新刻呂惠卿丞相所作大覺塔銘重道尊師可為
後世法第或者謂東坡有灵未必肯之耳蓋大覺言

十九

行履奎陶記足以盡之當熙豐沿革之際二公道不
相侔甚於水火一薰一蕕万世猶有臭也亦嘗與寺
丞商畧之手石既刻矣已無如之何目筆姑及之可
某處此粗劣惟是不得歸者又且時嘲尊位不為不
得躬拜床下甚切快之拜狀草惠伏乞尊照

癡絕和尚

某孔達又半年夏初兩中平安狀持書者皆中道而
反此專使行不欲同兩班具狀必蒙尊悉山中無主
內而僧行外而以期望和尚之來甚於飢渴或謂君
命不可重違和尚必奉詔或謂和尚方以晚節自高
雖君命有所不移必不奉詔間有持是二說評之某

者切以為出處大義和尚自有定算晚生未學何足
以知之惟拂登山則有坐參之便高卧不起則掣包
徑造法華此外不知所云也

偃溪和尚

此赴潮絕江拜禮別益喜色浮動眉睫間是特
逆知灵山詔黃決不在他人手參之道德揆之位望
察之人情趨向當今之時亦孰有可越南而起此者
一札十行自天而下無怪乎不逾時越月也願嚮於
先佛坐行道之區奔走四方万里之奇士若子若孫
後先相望於五六十之內金春玉應陵厲今古何
如甚盛哉其一舸東來遲回桃源之上薰風已來尚

此未去細想灵山法席之盛恨不得身廁其間西向
不勝依歸之切

西江和尚

在四明日辱千里賜書而申之以厚惠未及拜答而
有番江之役未番逾年未及拜狀而和尚奉詔乘上
八九月間竹岩之徒隆上人求書參孔隆未及行而
專价已未雷動法施又得竊窺一二既足以慰陽法
之意教誨誨之又足以見愛念之盛心喜甚可知也
二浙後學後後望法王大寶之未維日已久魔之不去
無足怪者更望以天地為量未輒受之隨其根性大
小滿其所欲它日不必歷天育灵淨而直發登雙徑此

特分內事雖然明覺不下乳峯而道行天下後世何
以屋大衆多為哉某東游二十年日夜望和尚出浙
而今乃背馳如此其於法施何其無緣也霍山曾講
文氣之契否某頃也待之以知事後到乳竇見其有
長處因與往來其任院規模無可言者和尚新改但
用曹參代葉何之法則事無不中節矣鄉曲後來兒
弟未嘗無受道之資但二十年來二浙無鄉尊宿低
回折困於它人門戶多齋志而歸未出衆者聞浙中
風味遂不敢出所以近來五山求一辨事人卒不可
得縱有一箇半箇又自啟長雄流輩不能汲引鄉社
日以不競某卷三望和尚二三老之出政為此也頃

見悔巖諸公直以此語告之為之點首不已伏望多
方揆受稍加矜憐以長養其志氣也知世無楊子雲
哉乾淳間採庵諸老在浙於是秀巖孤雲相繼出
與今世豈無若人有是好轡則有是法器矣清溪翁
留山中於和尚為舊庵其人可以語上惜乎不素弄
冥急於溫煖而以知事汙其名為之湔洗塵滓豈無
善巧方便哉某竒疾日甚一到在三司之側不堪應
酬幸而諸公粗安內外無毫一不如意事稍望道不
得已亦不免東語西話但恨去師交遠無能正其非
謬者謾錄一二則拜呈尽力翻筋斗不過如此目便
書來乞指其亂道批抹見教平生尊敬者莫如和尚

所以不遠千里而納數缺空東山所謂如此數缺非
妙喜面前不納也所啟言於和尚者甚多目眩且止

有東岡

來東三年望東岡如望歲見東岡如見骨肉矣失東
岡如失手足也下山而不能拜祖道周絕潮而不能
拜錢江游去留間阻何已甚哉手帖置至備悉尊意
送行序專用拜納畧叙十年託契之意文則未也吳
門之役頑極一人足張吾軍何以多為葵丘之盟某
昔未嘗同今未嘗背倘非東岡二人者齒名其間亦
豈過而阿哉區區之心東岡之所甚知也此寓華嚴
院小室茶休客退晴日一窓盡為己有手執新音僧

十九

傳頁暄讀之過會心處則欣然一笑正當笑時措東
岡不在左右為之證明耳近作亦有十餘篇欲寫
去求教而未暇小詩五七首昨詢坦二師自湖上來
訪索詩贈二絕云面帶西湖秋水清尋詩深入亂雲
層一千七百凌霄衆不信梅邊有此僧借得樓居當
任家一秋強半在京華自言除却繙書外多在天街
看菊花謾發一笑

育王東谷和尚

昔登舟之夕晴日滿川春漸平岸目不及瞬而已
西陵知識辱臨極喜加護江神亦解事矣開法許文
道色隱如雷霆皇宗大江行東海自先宏智去後

未有盛於此時也。其籍靈隱而家吳，誓以掩董氏口，挂老壁，意味殊備。然又欲申起居狀，入夏無端，便當蒙尊照。

天臺弁山和尚

留吳中月，手澤與乳峯春色自東而來，詞氣華滋，臭味雋永，宛轉齒頰間，不知客路之有塵土也。和尚雖巖竇登玲瓏，頻年奉詔，席不暇暖，識者莫不躓之。其切謂受帝者之命，非難得，學者之心為難，朋聚而迎，合群而請，是豈可強而至哉。建大將旗，鼓於五峯之上，此先佛心之三命也。故家舊物，跬步可復，慎疾厚生，其也不敬不稟。

彌頑極

拜別二年而不交一字，比令孫此來，便旣的矣而未見賜翰，方切訝之。而春風一札已翩，東來矣。比客四明山中有來，必問安否。始則曰：架倚冷閣矣。旣而曰：起大伴殿矣。頑極名落江湖，而心在鄉曲，內飽參學而外見事功，此固某之甚敬。然聞之議者，謂老癡徒之家學不如是，其安小成而急近效也。癡翁執錄去夏，徑山交人以刊本來，嘗反後熟閱之，首尾重複，多有不滿人意處。它日所見所聞，百無一存。若以為已刊者可取，則未刊者亦豈可遽舍哉。非汾陽屋裏人難與語此也。其令夏本未有西來意，昔也忽焉而

來今也忽焉而往秋風稍高又安知不忍焉而去哉
相見何日與任卷二

清溪翁

某歲晚山中逾月之留安之存之翁不遺餘力風雪
滿山不識天地間果有寒色也分座說法翁優為之
提綱疏語簡明而頗挫凡令之以禪自負以文自揆
者未必能出此高才我所敬然擊斂豪舉收召放心
歸復手閒冷簡澹此尤二物根本根本充矣無患手
枝葉之不盛茶餉清甚初飲之近於苦澹餘味宛轉
牙頰間雋永而悠長翁觀此書猶某之飲此茗也

韶雪屋

十九

六

未去家時已聞江東暮雲中有隱君子來江湖又聞
言行於諸名勝間竊伏惟念鄉之先達有如此者而
乃不及一見欠焉于胸中者已二十年然誦其詩想
見其人大雪沒屋思凍行吟於梅花樹下清甚孤標
如晉唐間人品固不待見而後知也春風一絨遠揚
千里之外不沒其所未深不導其所未歸便欲推而
納諸前輩長者之域是豈愛人以德者所當施於鄉
里後進之法邪某学力落於漫浪脚力困於脩途眼
力老於疾苦十五年心交已消殞無遺嘉定諸老凋
零殆盡荒天地邈焉不知所向一策東歸拜拜乞
言於床下行將見之

斷橋和尚

和尚留雙徑時某寓湖上行李還天台賤迹亦過四
明東西相望十八九年而五峯秀出洗不及一見然
聲容法固有不待見而知者倡道明宗機因語殆
甚矣如吾川照歲晚名位不必不如川照也其自東
而西自西而東頻年往來大江重堰之上精神已弊
於顛連用頓然登華頂瞰石橋酌鴈蕩極天下之大
觀發揮胸中磊、軒天地者此興甚不淺一杖春風
忽焉入手再拜函丈不難矣

真半顛

歲莫春杪嘗次吳門尊師入城往返至五七周旋追

十九

七

從無倦意得盡扣詩學婉巧而不失之浮靡典實而
不失之重滯使生過權可諸名輩角逐於山谷社中
未見鹿死誰手靖安菰蒲中乃有此即寂音此語不
特為巽中發也山田有秋風味可想終朝兩眼挂枯
松不憂無米但覓句歲晚樂地可以持贈寂寞之人
否某且留此以俟新主人來老癡絕果不奉詔則禱
被任造法華自此又有過從之樂何喜幸如之

溪無擇

別去五六年侍教不旬日寒雲漠、黯然皆別色也
彼上人者嘗以倚闌握手之語丁寧告戒之已無它
辭更望其過之為佳焉之千里者必掉鞅脫轡養之

以歲月自當有天淵十二氣象垂首怡耳於卓樞之下
惟芻粟是謀者王良造父之所不取也和尚高明
乃可語此扁舟西向尚當款叙

隆瘦巖

別去數月於數月中無一日不馳向秋清如水已借
榻容憲以待行李茲領惠字乃知己掌內託矣道人
出處雲行太虛詳說曲論何乃重費絳氣耶古無吞
記見於清規惟書歌書記云者創置於中古諸老非
百大意也第數十年來謬相兼冒其氏名者多可
山雲浦雨間先融庵諸老尚有典刑雖猥奮鬣氣壓
老彪已見初步然增其所未高後其所未深不腆之
人期望於少俊者不淺區區託倚未足多也二十八
字別稿未教初作四句云霜華用底筆如椽颺在湘
江不計年昨夜西風吹急雨隨流飄落石溪邊或謂
未穩改改作可因便奉記未聞惟老成自處

俊癯翁

別翁七年念翁如一日頃來京師不兩月即登雒往
去隱地益遠無由奉別亦聞青鞋布鞵時到苦溪雲
水間芳草汀花皆入行卷而獨不蒙一字見寄遠客
寡與翁獨不念之耶某深秋而出徂春而歸本擬同
頽極拜見或謂夜航搖兀春山重疊非奇疾者所堪
拳踵履擬十年文游之舊非敢忘也相見何時破言

珍重

大川和尚

比三具書以投離老笑翁語申懇當住山行道無遺力之時而以此上閑念慮殆若不知務者蓋迫於情義不容遂已可昨知維那書來竊知已蒙筆削而未脫藁刊冗落浮一經老手遺音餘響韶灌人間老笑翁遂不死矣序跋已得於無準癡絕二老末後一句尚有望於和尚去春寺至張公而寓叙述老子平生大致以備求銘碑以異時所聞者若為一傳老子嘗言與和尚出處同趣向意味又同是知其言行之詳者莫如和尚知維那評云和尚亦啟一見謹月序跋錄呈所書不實望賜批教蓋聞而知之者未若見而知之也

則無約

行李出山後數日以待來歸比及歲晚則云由越入明矣乳峯山水固非胸中有山水者莫能樂之其頃寓其間不彌月遂行考以胸中無二物故也遠賜手削筆力扶蒼崖古松之老氣一酌老雪心肺皆換無任敬仰嘗憶同端玄步棲雲庵登妙高臺是時曉雪初霽雲沈翳消無邊天地吞入懷抱絕叫豪峯幾欲仙去別去七年春風十二開想無恙在步得與翁相從領此天下之大觀哉後翁吉侍皆佳士且暮必相

聚秋涼東遊聚首可必

甄別翁

尊師西征正老和尚摩胸告衆之際心緒方作惡直翁之登山也。猶月而乘候鷄而出。賀而欠書。餞而欠語。勢使之耳。三衢向甚。背吳南。祥屋狹。衆少。斗升之水。固不足容吞舟之魚。然他日應庵密庵諸老。道行天下。皆本於其間。祖述憲章。非汾陽屋裏。莫人能也。石溪領事之三日。真北山。遂受祇園之聘。諾交。辭然。咸謂一老不遺。固為可悲。而二雛捷出。尤為可喜。耳仲玉偕行。況必佳甚。則上人去。雪峯入。祖堂。因其便。輒拜此紙。

知無聞

兩年前有白東嘉耒者。得所壽書。知別後消息甚慰。未幾德欽又錄分座提唱。來令侍僧讀。而聽之。至要緊切。善處。直是咬斷牙。閑歸鄉道。不成其然。豈其然乎。然蓋頭把茅。未有撥之者。又何為其然也。雖然。佳院何足道。近年勅差堂。除者何限。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录床。終身不坐。又何憚。魚湖以為如何。某行年五十。有四昔者。入衆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決意不作書記。諸老不作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俱不遂其初矣。任院十年。名為長老。只是舊時瓊上座。飲食起

君與堂僮無異但出入時多了一轎兩僕可使目不暇顧僕亦不用之相從袖子歲不下百數千人過五日趨教升堂以平時在諸老則所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語斷不敢以脫空語籠罩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瞞學者說列無已鼻無滋味處欣然自笑聽者未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蓋膽毛幾莖則知者鮮矣常任日黃簿逐日結算隨身行李逐日結束可任則任要去便去決不肯叉手向士大夫求公庇亦不作書與士大夫說任院兩字天之所以與我者已定何必求人命苟有矣雖颺在糞堆頭未嘗不

放光動地也老母去年逝去携翁今年仙去一身天地間無可關心者但參學未到古人田地是則除念之大者耳退關先後已不能自作書左右無善書人多是七差八錯然錯字不多決非真祥和也一笑老笑翁語初投勘已不滿人意刊板時愚直又妄自增益殊覺礙眼得暇亦破刪去不如意處別刊二三十板語可傳何必多揚此語錄多不過一二十板耳去俗家半里有廢寺曰慈觀數年前自門至寢皆新之法堂東西闢二祠東奉先人先妣西奉笑翁無準廢絕三老築室東廊為休去歇去之地有水有竹修白不俗惜不得與無日月之喜同叟來燒燈夜坐相與

言近況甚悉因其歸輒具此紙何由一見臨風有懷
千萬

珍南州

自明來番浙石故人書來問無恙者積之盈篋而吾
友獨不見一字私切自疑豈相去之遠而遂相忘耶
抑所交多名流而不復記憶不腆之人耶頃辱妙偈
乃知書發而不到前之所疑遂不麾而去矣反手三
年而未有一語達冥鴻之眼其之廢禮將何以自白
哉下凌霄憇南屏登北山性未蹤跡知之甚審所見
日廣所得日深以其所見所得寄之於語言者其未
之見也僧之來江東西者謹口不言叢林語言文字

兄雖有語可傳某不得而聞矣運兄尚能相聚否兩
年前得南北山諸友妙語藏之甚謹欲俟暇和答而
至今未能其所以廢禮於諸公與廢禮於兄無以異
也見諸交望先為道廢禮之罪他日當自以書言之

賓樵廬

伏自行李西歸限吳滿楚出處不復相知三四年前
令伯留長安曾同敬自翁修敬語及阿戎喜動眉睫
是時杖錫尚在嶽雲湘水間泛沅渡湘紉蘭佩芷無
乃太清乎成上人以手筆來點畫語言揀七十二峯
清氣益信前之所謂太清者不可掎如此洪去番能
幾牛鳴地亦不能為我一來耶比見治使備言令伯

行已有物非時樣士大夫此尚記臨安以詩壽劄云
聞雲帶得千山雨缺月終須萬里明恨不及和答

摩藏主

頃辱妙語今又辱惠書一再伏讀別惠可見也長短
偈皆理到之言詩不俗銘不苟二學不可兼得乎此
必失乎彼兄於二者乃優焉之高才我所敬吾當誦
之於兄矣山谷云若欲造錦機先造錦機者錦之所
恃以成也勉之他日又當為兄擊節

日東巖

歸自廬山才一交訊重湖捲雪白浪粘天一見不可
得拾松煮瀑布常想見高致欲同此樂不能也塾格

十九

十三

日以久積日以厚一舉萬里勢之必然無足怪者某
前冬過西山去春上清江一出十餘月而後返優曇
花發不萌枝上至秋屏而後知欲到家後走介奉書
弛擔未定而番守迫之此未專介委書紛來清惠禮
意厚甚愧不足以稱之鵝湖塵席舉月礪出世月初
已行而巖諸子多在大江之南破沙盆何其增價也
授唱得盡拭目不辜合不隳枯不晦溢不常不怪足
以觀所蘊老之以歲月又將大有可觀者可敬可敬
其來此已涉數月眼力不如昔精神不如昔寺之事
力又甚不如昔然山之僧菴之人相知則猶如昔也
月礪携所發僕過鵝湖囑遣僕走報卒拜此紙亦欲

作孤巖書適醫眼人到從事藥裹輒已相見為道寸相思之意

傑宗師

別去七年憂患種種彼此同之然某之筋力備於
備途志慮但於奇疾其為憂患甚於笑雲之哭弟哭
十也伏拜翰墨三讀如見清揚但欠軒渠一笑耳某
重來長安面色已老飛來之下五峯之顛踰躑相迎
者皆頃時從游名勝而公之仲氏則不可復見笑雲
深天閣莫知埋骨何地越山青青大江練練愁未望
之皆黯然而余動色也壽堂安人更此多故眠食康
強否雪廬來此切知大旆行且絕江果而則相見不

一九

十四

遠矣僕行奉復甚草未草有以報先貺不勝惶恐

無文印卷第二

書劄

石泉羅知府

去正謁告歸西山遂斬焉血東還意判府移檄賜書
促之至再而不已求者紛而不與不欲者乃因予之
可以觀取舍矣歲晚此來北道主人宛在九芙蓉下
傍徨四顧若有所失者幸而基府謂其嘗入品題憂
存加厚未覺去天之遠也判府鎮番歲丁大歎辨經
帝於赤立之倉庫竭精神於紛來之訟牒貴馬五馬
所樂不存焉番之人士皆矧之而其知之尤深頃見
致軒計院首以此為言計院亦甚以為然近日台候

七

何如山居深靜讀書窮理治道所以不及唐虞民生
所以不及三代仰觀俯察必有欣然會心喟然興嘆
者矣時飲食以壯而體審藥餌以平六氣愛身以及
君壽身以及國昔之君子皆然也某憑藉餘艾安如
前日取介所當為一日必用其力不敢為知己羞久
欲專一介行李申茵鼎之問迨今乃能可以知其冗
矣參見尚未有日東望不勝歎向之和

南屏湯節幹

某在廬山時曾作書託玉潤迺呈得報已遣前年菊
節退閑先為恕齋山泉留兩月還西山歲已暮侍母
從兄意味極不惡真源攷趙守書來俾復歸于毫谷

之曰鄭不表矣慈觀廢刺妄意經理窮一歲之力甫
及七八春初嘗起湯原之興得諸公書南屏已入陞
矣官清事簡亦有餘力可以讀書否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者蓋甘心為俗吏也南屏有學問有精神有才
具施於有政必有可觀者某嘗語知己士丈夫為政
不難蔽之一言曰公勤廉明而已公也勤也廉也有
志作好人者可以勉強力行明則在天分高低如何
然公矣勤矣廉矣豈有不明者也哉今之是非易位
者政坐不公不勤不廉故也晦翁云天下事所以不
可為者只被私之一字壞了南屏為已為人之學得
於家傳亦奚俟乎某言然愛之深期之遠故語之切

也館中賓客為誰南屏於人故無所不容然居官與
在家不同界限頂稍嚴不嚴則吾之耳目鼻舌將不
能自用矣晦靜老先生文獻正傳繫於南屏一臂不
可不慎也某去家三十年親戚故舊多在西山之下
望其來甚久去年歲晚一出所到滯留目疾為庸醫
點劑所誤遂不能作字新隄曾氏以眼科名家不遠
數百里見之授方制藥服之已數日未見其效也老
母行年七十有六目亦已眩而面有孺子色家兄六
月已趨成矣某過廬山後亂道詩文僅二百餘篇詩
蓋十之七八多是知卓山怨齊山泉諸公者自賦不
過五七篇而已甚欲寫去求教左右無善書人他日

四方上下逐東野求教不難也近收檄書得疾甚
奇度非又為人閒世者十月之交擬往訪之或謂家
兄已出老母侍旁不可無兼侍然此與已決但邊鄙
有累則不可行耳久欲附書而無便偶震兄歸羅首
遂作此紙又未知幾時可到相去二千里何由一見
不勝惘然

陳震子

鹿眠之別已二十年所向異途所趣異學彼此已不
相知頃端豫章問出處於叔元兄竊知未舊塲屋万
頃滄波水接天四壁白雲山在望寄來妙語叔元兄
尚能誦之也相望甚遠相見無期將軍戰河北臣戰

河南各自努力看幾何時得到長安無間道途之彼
此事甚重非公其誰共之

毛直閣

自頃黃先大夫之後一向不獲奉祀先大夫大葬某
適有先人之喪已而舍弟獲逝去七十之老母寢食
不自安兄弟娛侍左右不能一日舍去所以不及奔
走會葬追惟十九年剛往來如一日相愛如骨肉朝
夕不能忘但恨此身不能忘去耳服除已久亦已到
銓否天資高妙筆力已逼人當留意時文以取世科
自期不當受先澤而已壽堂令人壽躰必康寧母子
相依為命當以恭遜孝順為第一義嚴君早失此是

大不章率能親師擇友刻意於學善無細不為惡無
微不戒如此則先大夫為不死矣議親誰氏不必論
貲產但得貞潔敬順之女以奉備慈足矣此先大夫
無恙時典其熟論者也先業儘可以供伏臘緊把慢
放自可優游卒歲若則易竭鄙則為人所不齒奢儉
得中此持盈守成之道先大夫為臺諫為監司不知
有富貴書來每日仕官三十年不識仕官之為樂誓
誓死而後已此立身行己樣子也作詩文不必
出自己意須是謹守古人法度跌踢程度之外便是
杜撰矣年事方盛學力日進如川之方至進未可
禦今之學為文字者紙上不黑但患不成家數

七

四

不入行家眼耳適有便過四明留其一日推元作此
不敢專一物有物則書不違矣

蘆石屏

前秋縣丞兄以書惠回一再伏讀得知近况甚詳山
深林密若無涕便不及嗣音去年春客自長安來切
羨徽黃自九天飛下考鍾伐鼓氣焰高壓兩竺南山
之南北山之北自此一步可致考嘗論才當今之時
舍和尚而誰哉某自眩來無志任院聞諸叢林之論
謂其平生所學紙上語置之世故輟轉之地未必能
措手足漫浪一出姑試所學一出東湖再迂開先以
其所見所聞者行之一分斯有一分之効第心勞眩

甚人間非可久游者南湘老子年未甚高而乃狀世甚早追惟平生交游之厚凌出如洗相去既遠破拜一書如登天之難回首長安賀者弔者皆有遺恨茲作教誥致祭塔下不知靈鷲繼席者為誰望和尚主之紙尽且止

鑑虛中

此永侍者行不得拜虛中訊而問起居於無外書中秋七月客自四明來知訪舊海上乘一万里之天風泛七八月之怒潮大哉偉觀第不知釣鼉竿子曾排珊瑚樹否呵惠書勤懇感激千老癡絕登五峯瓶令一施如李光弼之初到河北然憚其嚴而樂子儀之寬者不狃朔方之士也東川多故人極思絕江勢須來秋方可虛中必留天童時節易過相見不難無外座元併乞致意

明月洲

一別半年而不得一字彼此幾若相遺者然相吊之情既真於書乎何有比聞以翰墨入侍上方朝夕相從所得當浩無涯矣甚助歡喜然彙言者喪滯向者迷書法語於紙襖之上者未必真吾家千里駒也領活意於未言之前發生機於翰墨之外蒼松老竹亦當為兄點頭矣其昔所讀書今不復記昔所識字今不復識而軋惠之名尚不能自洗於江湖今而後知

不識一丁字者窮不失為真祥和達不失為善知識
興言及此自惜不也今復為兄惜矣一笑

清月湖

昔者五嶠之巔幸甚相從深潛厚積不挾其有望而
知為大乘之器某嘗目而語諸友曰他日鼓行南方
收召南方學者必此人也夫別去十五年天淵地遠
無由一見客自南來一則曰聞法教忠矣既而曰移
鎮龜山矣大坐福城東際伏拜來書而後知也化行
父母之邦造福之盛有如此者然召伯之教何止明
於南國而已哉今行吳越此勢之必然也某為母還
鄉信緣住院異時出入諸老間疾苦攻其內應酬眩

七

六

其外自是空無所有而不知者或謂之有或推或挽
行止極有不自由者可嘆也偃溪老子辱教辱愛異
於他人愚谷灵叟尤從游之最親密者一死一生俱
不可見此尤甚可嘆也月夕後二日軍將以所賜書
來移頃即行急索紙以復盛意之辱何日相見願言
珍重

隆北山

五年不聞動靜頃得長安故人書謂北山已領鄉剝
而不言塵拂所在此得玉函書始知說法延平之上
叢林光燄与劍氣相高第不知果唱誰家曲調尚記
西湖握手之無否乎某學道二十年餘無所獲墨之

寶紹諸老聞不堪為牛馬走今惺然稱長老可以觀
世道矣。覺城東際三十年前第一再過之空寒寂寥
看不上眼而况三十年之後其怪甚惡劣令崎嶇千
有餘里往而即之安僧無飯說法無徒為身口計者
不應如是其皇之然古心之命至于三至于四年辭
固拒不應若是其懇已勉受之區之南征春以為期
過建安可以見玉砌過延平可以見北山佳院不足
喜見二妙為可喜也。示書度齋無一語一字非真情
實喜憂存之篤孰有加於此者。清惠尤非所敢當。月
湖三月賜書八月末方到到之日即治報矣。元兄首
座別於雪峰見於西湖區之桂受之相見有日不別

奉書語次出此

智愚谷

去番後隱約西山之阿漫浪庐山之下去岡益遠山
深林密入闕又無便遂不復奉書然心苟不相忘何
以書為老怕遠未大過所望和尚道行南方固足慰
南方學者之望然令行吳越猶天下學者之望也。某
病且甚不應復遊人間扶病而游亦迫於甚不得已
三山之陽有懸石有藏叟今乃復看不腆之人於其
間豈昔之所謂兩脚驢中着一隻耶。陪侍杖屨跨石
門入灵源洞觀天風海濤下瞰雲門洋屿先妙喜生
氣凜然眉睫間三十年舊遊忽焉入手未已先生信

此聽樓鐘也

熊伯淳

此寓邸語別之後撲衽未宿有約不來久之遺問切
知歸舟到岸遂行矣議論英發筆力痛快如伯淳人
品眼中不多見時昔之夜與橫舟燈前語次橫舟筆
首肯也某年大以來世間万事無所好樂獨於名勝
士則酷愛之如嗜昌歎而士之名勝者亦雅喜與之
遊今得第一人品如伯淳豈造物者憐其所好及舉
以與之以厭其歎耶若題下墜清氣透紙甚矣如見
其人也虜騎鳥竄鼠息飄忽不可測見留安慶舊城
安知不乘間伺隙突如其來如訪閩向也盃舉而守
休戚不相聞今也蓋城而守人與土地遂盡付虜守
矣有志天下國家者甚原也茅簷曝日松嶺尋雲
固天下之至樂然此虜未滅其能久有此樂乎香煤
甚清日長清坐博山雲起伯淳常在吾眼中也

趙倚者

三年湖上之聚極仍道誼甚恨空無所有有孤相從
之意行藏用舍有教存乎其間東朗明月固非彼上
人者所能取也總凡天資穩重可以語上勉力向道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但恐工夫不久長器為不廣大
急近効而失遠業則難諸語向上事矣兄亦當作如
是觀也前蒙惠書久不作報皇恐

王頌石

此相見於一別十年之後頌石之頌如故而某眩已甚於前日幡然相向真兩癡絕風雨卷中凄然相別居者行者皆無以為懷人生固有離別如此離別又豈可多有哉鬧市劇刺土木之役誠如某書所云運勇決身心持堅疑力量百年舊觀不還不已不然其將何以謝金華聖者哉某憂患重心焦然無寧居一介行李行矣後到桃花源上頌石當橫榻葵窗以待之手

湘絕岸

凌宵別去歲月不可數它日留心明曾以絕岸二大字奉壽亦不復記當時所寓之址矣玉煙珠氣爛不可掩令行吳越之上如疾風迅雷浩浩盈耳大臣薦之元子命之道之行也孰有加於此乎元老當同以整頓乾坤之餘力羅致名流主持此道百川一網幾無可漏之魚矣然天地甚大四海甚廣人物甚衆而託耳目於三兩人剛吞舟之魚未必或在網外也今幸甚有吾絕岸操縱於其間眼力高甚藻鑑明甚清涼大剌猥及不腆之人其橋瘳大江之南造化春色自天而下東裝奔命正不待耒耜勤懇而後行也第薦福土木更有二一役未竟方此賦工欲徃未能清涼出命已久薦福亦已舉人差劄甫到某即封府

庫以待將軍相別二十年相去千餘里何由一觀法
席之盛臨書惘然

陳新恩

某去秋得所荅書慰藉甚至議論甚偉二書尤高古
卓然有定見外物不能以累其初学力至此無任起
嘆蓋士以識為主識不明真是無藥可醫文章蹇淺
不足觀行已乖殊不足取慶幸應物是非易位不足
把玩此無他識不明耳年盛識明學問如川之方增
又能先立乎其大者歲晚所到豈易及哉近作有思
到有意度又皆有為而作非區區從事於翰墨語言
之末者甚恨不能追隨盡發素心之藏以厭飲其饒

也無欲又不相聚文與學沛然日進老之以歲月邈
乎其不可及今在行地近亦文評乎一頌二公遂蒙
尊公奇丞括出齒頰之助居多同一感激某并過東
湖首尾又三四年比山泉書未告之以無為桑下之
戀且促其赴本庵之約春暮小不快秋冬當訪之誠
晚過四明尚須納謁齋閣

無文巾卷之北終

